

真情树
PURE FEELING

小米 编

妈妈，
你老去的那一刻我才明白



双鬓花白的母亲啊，来世，我还要做你的女儿。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美术出版社



小米 编

妈妈，
你老去的那一刻我才明白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妈妈，你老去的那一刻我才明白 / 小米编. -- 昆明：
云南美术出版社，2011.11

ISBN 978-7-5489-0529-5

I. ①妈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故事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24601号

责任编辑：黄云松 于重榕

特约编辑：应 凡 刘 莉

装帧设计：丁载悦

妈妈，你老去的那一刻我才明白

小米 编

出版发行：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

（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）

制版印刷：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80×1230mm 1/32

印 张：7

版 次：2012年1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1-20000

ISBN 978-7-5489-0529-5

定 价：19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

目录 Contents

- 001 适时的奉献 / 约翰·迈卡利弗
- 005 八重樱下 / 马凌
- 011 有她的地方才是家 / 君美
- 019 父爱的深度 / 佚名
- 027 情债 / 佚名
- 035 妈妈的银行存款 / 凯瑟琳·福伯斯
- 041 怀念 / 佚名
- 045 金钩钩，银钩钩 / 蒋英姿
- 053 我钟爱的女人 / 欧文·坎弗尔德
- 059 平凡的婚礼 / 贝安妮
- 063 你一定要替我活下去 / 海上花
- 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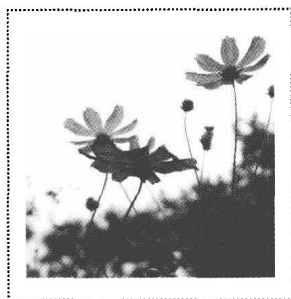


- 069 一世真情 / 佚名
- 075 父亲的节日 / 罗敦·文莱特
- 079 中国海伦和她的“大岛茂”父亲 / 徐洪亮 吴刚
- 089 幸运铜板 / 依莲那·威拉
- 093 我们是彼此最爱恋的宝贝 / 连谦
- 101 他不是你们说的那种坏孩子 / 安宁
- 107 致发现者 / 唐纳·弗朗沙
- 109 我不是小猪，是公主 / 积雪草
- 117 他要一颗纽扣 / 施蛰存
- 125 巴黎侧影 / 王宪华
- 131 家中的亲情 / 陈丹燕
- 137 我的眼睛看见太阳 / 叶有初



- 
- 
- 
- 
- 143 70年的风尘岁月 / 天堂鸟
- 145 兄弟情深 / 佚名
- 151 从爱到爱的距离 / 佚名
- 159 患难见真情 / 菲利浦·扬西
- 165 意想不到的答案 / 芭芭拉·巴特西
- 171 杰里 / 哈里特·L·奈
- 177 下辈子我做狗，你做人 / Jun
- 187 假如还有明天 / 段银
- 191 姐姐，今夜我在德令哈 / 宋君
- 201 我就要这一个父亲 / 佚名
- 207 致独自一人在东京努力着的女儿 / 新堂冬树
- 211 心上的剪贴簿 / 芭芭拉·芭托克西

Dedication



Title/ 适时的奉献

Author/ 约翰·迈卡利弗

Translator/ 杜敏

事故之后，汤姆一直沉浸在悔恨与悲哀中。他后悔：不该为一点小事与妻子争吵，不该不陪她去车站，不该……

他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故。实际上，无人能料到在他的妻子海伦靠向车门时，车门会突然打开……

事故发生时，他正在公司楼下不耐烦地看表。几个月前，他与海伦分居，但双方均认为，他们终将会言归于好。

等了两个小时之后，他决定回家；他心情忧郁，看见两个人等在家门口时，他更加不悦。

他暗想：他们要干什么？却没有注意到其中一人是巡警。

另外一个邻居吉姆，他的老同学。

“汤姆。”吉姆努力掩饰自己的情绪，“这是巡警罗宾逊，我们可以进去一会儿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出了什么事？”汤姆边问边向巡警点头。

他们进入客厅。汤姆正要准备饮料时，巡警说话了：“史密斯先生，请你坐下，我们有一个可怕的消息必须要告诉你。”

巡警停住，不知如何继续。吉姆说话了，他的话断断续续，但汤姆完全可以听明白：“汤姆……海伦出事了……今晚在火车站……门开了……她掉了下去……”

他描述了事故经过，但汤姆好像没有听见。

在之后几天里，家里人来人往。然后，汤姆拒绝与周围的人往来。他不能接受与海伦永别的现实。

医生说他精神错乱，建议他接受心理治疗。

但汤姆谁也不见，葬礼之后，他甚至从未走出过家门。

前几周里，他在别人的服侍下吃饭、洗漱、穿衣。几个月后，他才可以生活自理。他的老板很有同情心，为他提供了一台与公司联网的电脑，让他在家工作。

汤姆念念不忘过去的事，常想：如果花些时间去办公室接她，如果花些时间谈谈他们的问题，如果……

六个月后的一天，汤姆终于同意与朋友们出去晚餐，地点是一家酒吧，开车约一小时。他谢绝朋友们的接送，决定自己开车去。



那一天，他提前出发赴约，以防交通阻塞。天渐渐地黑下来，路上爬满黄色的车灯。

他注意到右前方出现一片混乱，吃惊地看到几栋着火的房子。许多人聚在那里，哭喊声交织在一起。车无法开近着火的房子，他就跳下车，向最近的那所房子跑去。

空气中弥漫着焦糊味儿，他的周围烟雾缭绕，一片狼藉。烧伤的人躺在地上，惊恐万状。

火几乎吞没了那栋房子，只有顶层靠右边的一间屋子尚未烧到。一伙人在拼命地阻拦一位绝望的妇女，她在不停地喊：“安妮！保罗！”

嘈杂的人堆里，没有人听到安妮、保罗的喊叫，但汤姆听到了。他毫不犹豫地冲进房子。在房内，他找到一条毛巾，将其浸湿，一边上楼一边用湿毛巾裹住脸。

喊叫声不太清楚，好像来自右边。汤姆很快扫视一下房内的格局：左边是火，右边是关紧的门。

他去摸门把手，很烫。他解下裹脸的湿毛巾，用它包住门把手，将门打开。

如果他不知道地狱的样子，那么现在该知道了。窗帘、椅子、地毯……到处是火，他呼吸困难，但喊声使他继续向前。他蹲下身子以躲避烟火。他注意到角落里蜷缩着两个孩子。

“安妮！保罗！”他大叫。屋顶吱吱作响，汤姆知道他们时间不多了。远处消防车及救护车呼啸而至。

火焰弥漫了整间屋子，孩子们晕倒在他的手臂上。他尽力用身体护着孩子，跳过大火，找到下楼的阶梯。他看不见东西，只靠双脚探索前进。

他几次要栽倒，但手臂上的重量支撑着他。他甚至没有感觉到火舌已吞尽衣服，舔到皮肉。

他好像看见了门，一个男人的轮廓。手臂上的重量被卸下……孩子们……照顾好孩子们……

然后就什么都知道了。

一张脸俯视着他，浅浅的微笑掩饰不住护士那担忧的双眼。

疼，浑身难忍的疼，但他仍挣扎着要讲话。

“孩子……安妮和保罗……他们在哪里……”

“他们很好。”他听到她说，“谢谢你，史密斯先生。”

“很好。”他低声说。然后他见到另一张脸，模糊，但很熟悉。

“海伦。”他说，“见到你真高兴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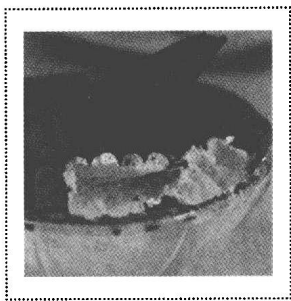
“别出声。”她说，“汤姆，把手给我，我们还有最后一段路要走。”

他走向那只手。突然，一切疼痛消失，光明出现了，没有血，没有疼。

他与海伦又在一起了。这一次，他们永远不会分开了。

他的墓碑上写着：他没有时间了，只好奉献生命。

Sakura



Title/ 八重樱下

Author/ 马凌

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

1934年，日本横滨的一所教会中学。老师叫他保罗，叫她苏珊娜；出了校门，同学们叫他大岛一兵，叫她小林加代。而他对她说：“最好，你还是叫我郑左兵，那是我父亲给我取的名字。”加代黑色的凤眼一低，浓浓的睫毛拂过，弯下腰郑重地说：“哈依。”

两个人一前一后地结伴回家，左兵在前，加代在后。他高高瘦瘦的个子晃晃荡荡地走，有一种桀骜不驯的气质。她虽然穿

着学校的制服，依然是微微地弓着背，像那个时代典型的日本少女，踩着小碎步。要过桥的时候，他会站定，扶她一把，两人并肩走上十几步，然后下了桥，再一前一后地走。互相不说话，然而走得安然。

市场附近的那条街的街角，一株很大的八重樱。枝丫重重叠叠的，平日不惹眼，一开起花来，满树的绯红竟热闹出万种风情。走到树下，他站一站，等她赶上来，两人客客气气地说：“沙哟那拉。”然后他向右拐，进入一条青石板巷，回家。

她则继续往前走，二十几步远近就是她家的米店。女佣人迎上来接过她手中的书包，热情地向拉门里喊一声：“二小姐回来啦！”

左兵家里迎接他的只有母亲。

左兵的父亲郑孝仁是在中国和日本两地经商的广东人。他在横滨开一间食杂店，专卖中国南货，生意很好，于是就在横滨买下了十六岁的大岛由纪子作为外室。

虽然谈不上感情，但由纪子日本式的温柔顺从较广东老家的两房妻妾要让人舒心得多，所以两人生活一直很平和。郑孝仁每年在日本住四个月，自从由纪子生下小左兵就住五个月。他在，由纪子穿戴整齐殷勤服侍；他不在，由纪子卸下钗环勤俭度日。左兵四岁时，广东家中连着催请郑孝仁回去。这一回去不知怎么就不回来了。

日本的生意由管家代做。由纪子每月去账房领一小笔钱，仅



够糊口。一年半载才收到一封信，信上没有称呼，只再三叮嘱好好照料左兵。到了左兵该上学的年纪，就收到账房转来的一个红包，包里有一叠钱，红纸上写：左兵的学费。

日月如流，转眼左兵十七岁了，在教会中学里是一贯的优秀学生。因为是个中国人，还因为没有父亲，他没少受同学的欺侮，但是他不怕。他虽然瘦，但是经打，也会发疯似的还击，渐渐地也就有了名气。那一次，小林加代在校门口迎住他，说：

“放学后我们一起走好吗？我一个人走僻静的路，有些怕，拜托了。”其实加代一向是由家中女佣接送的。左兵当时一口就答应下来，觉得有个弱小的日本女孩子居然请求自己保护，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。

那时候，加代是情窦初开的少女，而左兵仍是未谙世事的少年。

每天，清早，左兵走到巷口，远远地就会看见加代在樱树下等着，见了他，微微一笑弯一弯腰，就跟在他的后面走。日久成了习惯。左兵喜欢下雨天，下雨天加代穿木屐，噼噼啪啪地在身后响着，有板有眼有韵律。雨大了，加代还会半踮着脚，在侧后方举着伞，给他遮一下。左兵喜欢加代那种半羞半喜的样子，觉得女孩子真好玩。

那一年的圣诞节，学校组织晚祷，允许大家穿校服以外的正式服装。左兵一出巷子，眼前竟是一亮：樱树下的加代穿了一件白底织淡淡樱花的和服，红底织银的腰带，又因为雨丝霏霏，还

撑着一把红色油纸伞。左兵第一次意识到加代有多美，不知怎的就心慌意乱起来，有一种想马上逃掉的冲动。少年的心啊，真是理不清楚。

1936年年底，市面上的流言已经很多，大批华人开始返国。在涌向码头的人潮中，左兵紧随着父亲的管家，觉得自己是一滴水。母亲哀恸地哭着，郑孝仁没有让她一起走，她抓着左兵的衣服，泣不成声。

将近中午船快开的时候，加代突然呜呜咽咽地出现在舱门前。她是临时知道消息的，费了一个上午的周折才找到这里。加代筋疲力尽，她扑跪在左兵面前，只是说：“可是，郑君，我喜欢你啊……”

一时间，左兵的心中一片茫然，好像雨中加代的木屐一下子踏在了脑子里，每一下都无限悲凄地重复着：“可是，郑君，我喜欢你啊……”一直到多年以后，左兵才意识到加代说出这句话要有何等的勇气。无望中的坚持，不奢望结果的表白，在最后的时刻不顾一切，清清楚楚地说：“我喜欢你啊。”

日本在左兵的记忆中，便是两个女人头发凌乱、哀痛欲绝地站在细雨中的码头上，她们互相扶持、呼喊，可是一切都是无声的。背景上，一树重重叠叠的樱花，静静地如雨落下……

然后便是49个年头。左兵在中国流亡、读书、工作、娶妻、生子、丧父、解放、“大跃进”、当“右派”、平反、添孙、丧妻。和同时代的人们经历着差不多的悲欢，磕磕绊绊的，却也没



什么值得过多抱怨。中日建交后，通过红十字会，他知道了母亲的下落：1937年开始当看护，1946年死于疾病，简简单单，也没什么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。倒是时常，他的记忆中会出现一种声音，但是想不起来是什么声音。他老了。

1985年，他因一些产权问题回了一次日本。中学时代的老同学去饭店看他，走时留给他一张名片和一个返老还童式的鬼脸——名片是加代的。于是他终于记起了那萦回在脑际的原来是加代的声音。加代扑跪在船舱中央，泪流满面，无限凄绝，无限热烈：“可是，郑君，我喜欢你啊！”他拨了加代家的电话号码，凭着一种冲动，这种冲动已经多年不见了。岁月冲走了许多东西，但是最纯净的留了下来，那因为缺憾造就的纯净。

没有惊叫、眼泪、叹息、懊悔和掩饰，平平淡淡，他约她出来喝茶，说：“我回来了，茶社见好么？”好像他不过昨天才离开，而一切均可以从现在开始。

她说：“好的，但不必喝茶了吧，我实在不愿毁去我在你心目中的形象。你在樱树下等我，我会从你身旁走过，请别认出我……”他答应了。他们——两个年近古稀的老人，在电话中平静地相约：“再见，来生再相认，来生吧。”

正是樱花庄严凋落的季节，横滨一株古老的八重樱下，站着一位老人。他穿着租来的黑色结婚礼服，手中一大抱如血的玫瑰，49朵，距那个铭心刻骨的时刻，已有49年。老人站在如雨飘落的樱花中，向每一个路过的老妇人分发他的红玫瑰，同时微笑

着说“谢谢”。

49朵，总有一朵是属于她的吧。不管她现在消瘦还是富态，不管她现在儿孙成行还是独自寂寞，不管她泪眼模糊还是笑意盈盈，此生此世，总会有一朵花是属于她的吧。老人遵守约定，不去辨认，只是专心致志地分发着他的花。有的老妇人坦然地接受了，客气地道谢；有的老妇人满怀疑虑，可还是接下了，匆匆走过。老人信心十足地向每一位老妇递过红玫瑰，他知道她会从他身边走过，她会认出他，她会取走一朵迟到了半个世纪的花，而来生，他们会凭此相认，一定。

Dream



Title/ 有她的地方才是家

Author/ 君美

1937年的中国，笼罩在战争的阴霾中。

他自幼是个孤儿，通过孤儿院的资助念了医学院，成为一名小有成就的医生。

她是大户人家的小姐，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就是激进分子，领着学生们上街参加抗日游行。

第一次见她的时候，他背着医药箱出诊，正好碰上她和同学们举着横幅在中央大街上高喊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。

他被拥挤的人群推倒在地，满地摸索自己的眼镜。